

红婴粟丛书

女人的规则

陆星儿

社

不知是哪一天，我突然地便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到“女人”这个话题上了。这话题，一旦说开，千头万绪的。我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地说，也得不到根本说不出要害。却还是想说，还常常为自己情不自禁地想说而感动。可是，在动情地说过和写过之后，翻翻一页页的文字一篇篇的文章，只感到心里仍然是千头万绪，毫无说过或写过的轻松。

女人的规则

星儿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红罍粟丛书

女人的规则

陆星儿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5 印张 235,000 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5,500 定价:12.80 元

ISBN 7-5434-2327-8/I·177



陆星儿

Combs/63

陆星儿，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生于上海，一九六八年秋上山下乡到北大荒，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九八二年毕业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编剧，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八年调来上海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

一九七四年发表处女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留给世纪的吻》《灰楼里的童话》《精神科医生》和中短篇小说集《美的结构》《阿，青鸟》《达紫香悄悄的开了》《夜晚请别敲门》《林中的野刺莓》《遗留在荒原的碑》《纯洁、活泼、美丽的……》《天生是个女人》《一个女人的一台戏》，以及散文集《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不肯失落的性别》《也许这才是最可靠的归宿》《心有一处仓库》。并有小说集《啊，青鸟》和《达紫香悄悄的开了》出版了英文版和法文版。



小时候，胖嘟嘟的。



我和母亲、姐姐和弟弟。



风华正茂，要去北大荒了。



在北大荒的庄稼地里，已接到“中央戏剧学院”的入学通知，要离开这块土地了。



在北大荒读书很艰苦，但从那时候开始写作。



最幸福的瞬间。

儿子让我的生活像长了翅膀



帶兒子回北大荒，我告訴他，媽媽在這裡開始了生活，開始懂得了土地和糧食。我們在麥堆上。



到上海后，和儿子借居在朋友的小屋里，生活简单杂乱却充满希望。



那些年，常参加笔会，使我有机会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有时被邀去为读者谈“创作体会”，我一般愿讲大实话。
这一次和诗人赵丽宏一起。



一次动人的讨论会，是一些读者自发组织的。



和王安忆为《天生是个女人》签名售书。这集子，安忆为我写的序。



独自在美国“游荡”。这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红罂粟丛书”序

王 蒙

女性似乎与文学有天生的缘分。老一代的作家如冰心、庐隐、丁玲以及张爱玲等不说，就是在教条主义比较厉害，搞文艺比较困难的那些年，女作家如菡子、刘真、茹志鹃等的作品还是比同时的男作家的作品可读性强一些。她们的感情、触角还是要细一些也敏锐一些。她们的人情味相对来说要浓一些。她们的作品的个人性、个人特点相对来说要突出一些。她们的假、大、空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调子低一些。还有那个年代的动不动致文学与作家于死地的姚文元式的棍子，以及在文坛上钻营投机蝇营狗苟的混混，其中女性可以说是比例小得多。

2 “红高粱丛书”序

女人心软，心细，感情化，神经质，与男性比较，不那么社会化与政治化，所有这些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缺点”的东西，也许对于搞文学是优点，至少有成为优点的可能。

于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张洁、谌容、叶文玲、陈祖芬、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残雪、方方、池莉、赵玫、黄蓓佳、范小青、陈染、毕淑敏、陆星儿、王小鹰、王晓玉、胡辛、边玲玲、迟子建、徐坤、徐小斌、蒋子丹、张欣、林白，包括昙花一现的徐乃建、刘树华等；一大批不同年龄与风格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兴趣与海内外学人的注目。我曾经半玩笑地建议另外成立一个女作家协会，免得与吾辈须眉们搀和在一起，吾辈又写不过她们，给人以文学圈子与体育战线一样，都是“阴盛阳衰”的印象。

有一些女作家善于写社会性的题材，善于客观观察与描写、叙述、解剖，在她们的作品中深藏着创作主体，也许你乍一看看不出她们的作品的性别特点。这也是本事。对于她们来说女作家也是作家，就是作家，用不着特别强调那个“女”字。当然，从她们的作品中，仍然可以感到她们选材相对的比较单纯，她们抒写人物的心理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心理

比较细腻。

有一些女作家虽然也是在解剖分析，但是她们更喜欢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尽情发挥自己的女性的眼光与心得，津津乐道地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娓娓谈心，絮叨而又亲切自然，天真而又独具慧眼，自说自叹自笑自足。她们愈来愈老练地扮演着一个天选聪明但是不失温雅善意的女性叙述者的角色。

更多的女作家在选材上艺术处理上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女性的优势与特色。她们明确地承认自己是女人，宣告自己是女人，有自己的特殊的问题与感受。她们有许多话要说。她们描绘了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她们传达了微妙灵动的女性心理，她们激荡着热烈执著的女性爱怨情仇。她们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大胆地坦露胸臆，揭露伪善，表达苦闷，呼唤知音；她们也以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尖锐泼辣的调子抨击男权中心的文化与秩序的对于妇女的极端不公正。读她们的作品你会感到她们有时坦率得近乎愚傻，热烈得近乎爆炸，忧郁得近乎自戕，勇敢得近乎以身试陈法陋习。她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以一种神经质的乃至歇斯底里的感受与路径来宣泄她们的忿懑与痛苦。她们在艺术上相对更加重视感觉直觉，不拘一格。她们可能缺少思辩的爱好却更

4 “红罂粟丛书”序

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她们的表现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安。她们会受到各色的误解乃至新一代的“四铭先生”、“高老夫子”们的污辱诽谤。然而，她们对于新时期的文学空间的开拓的贡献是无法比拟的。现在毕竟不是阮玲玉被“舆论”逼死的时代了。她们还是非常幸福的。读者应该感谢她们，作为同行，我也深深地感谢着她们。

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这一女作家作品系列，侧重于年轻与新秀女作家，这个点子很好。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并被拉去忝列什么主编，其实没有做什么工作。由于时间仓促，谁入选了谁没有入选，既有偶然因素也有技术原因。它只是全国数百家出版社中的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匆匆编成的丛书，只是一家之编，与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差不多，未必有足够的代表性，更谈不上二十四K的权威性。作品可以百花齐放，选本至少也可以十花齐放。“红罂粟”聊备一格，但愿抛砖引玉，引出编选得更好的白牡丹、金菊花、松、竹、梅系列来。幸勿求全责备，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出版者幸甚。

一九九五年一月

目 录

1	一个女人的一台戏
84	没有眼泪的日子
173	黄昏
230	小凤子
305	女人的规则
389	跋

一个女人的一台戏



吃过午饭，章一琴惬意睡醒一觉，丈夫就端来一盆不冷不热的温水放到靠床的一把椅子上，又把炖好的红枣莲心汤盛到小碗里，再温得不冷不热地送到她手上。

洗脸。吃点心。伸个懒腰。章一琴这才钻出被窝，披上粉红色毛巾睡衣，趿上绛紫色羊皮拖鞋，在小屋仅有的一方空间里稍许走动走动，然后，坐到梳妆台前，往脸上淡淡地打一层粉底霜，再浅浅地抹点口红，面貌顿时焕然，抖擞。

“哎，把那件牙红色羊毛开衫拿来！”章一琴差惯了丈夫，差得很得心应手。

“是这件吧？”他果然准确地拿出牙红色羊毛衫，而且拎出一根和牙红色羊毛衫很相配的红玛瑙项链。她的衣物一向由他管理，那只琳琅满目的衣橱，被他分门别类地拾